

霸凌国家



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



(美) 查尔斯·德伯 | 耶尔·R·马格拉斯·著 | 崔卓君·译

新华出版社

霸凌国家

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

[美] 查尔斯·德伯, 耶尔·R·马格拉斯◎著

崔卓君◎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霸凌国家：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 / (美) 查尔斯·德伯, (美) 耶尔·R·马格拉斯著；崔卓君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Bully Nation: How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Creates a Bullying Society
ISBN 978-7-5166-3480-6

I. ①霸… II. ①查… ②耶… ③崔…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美国
IV. ①D771.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112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7471

Bully Nation: How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Creates a Bullying Society
by Charles Derber & Yale R. Magrass
© 2016 by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霸凌国家：美国体制如何制造欺凌社会

作 者：[美] 查尔斯·德伯 耶尔·R·马格拉斯 译 者：崔卓君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编辑：廖成华

责任编辑：黄绪国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mm×210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480-6

定 价：5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反思欺凌：从个人到体制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1
微观范式：微缩欺凌·····	5
宏观范式：社会学想象力、体制欺凌以及能帮助我们反思、 提炼欺凌概念的多种定义·····	11
社会学范式的不同之处·····	24
力量差距与偶发因素：力量的不平等在何种条件下 将会导致欺凌？·····	28
军国资本主义·····	31

第二章 资本欺凌：资本主义、权力与经济欺凌

——工人的“腌黄瓜式”困境·····	39
资本欺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强弱对抗	

——富人如何欺凌穷人·····	41
为利而欺：强盗式资本家教你如何通过欺凌员工大赚一笔·····	47
退出权与欺凌：全球化是一种欺凌体制·····	50
临时工：兼职教授、短期合同劳工与架构欺凌	
——当潜在欺凌成为实发欺凌·····	54
资本家欺凌资本家：那 1% 内部的倾轧·····	60
资本家欺凌消费者：品牌推广与公司的思想控制·····	64
资本家欺凌政治家：有钱能买到的最好民主·····	68
第三章 环境欺凌：欺凌动物，打击自然·····	75
动物欺凌：我们真的将狗当作最好的朋友吗？·····	82
公司的环境欺凌与环境打击：农场内外·····	86
气候变化：危急关头的环境打击·····	92
第四章 军国主义欺凌：超级大国与校园欺凌·····	103
超级大国和校园欺凌（上）·····	104
超级大国和校园欺凌（下）·····	109
核欺凌·····	113
奥巴马主义与欺凌国度·····	119
越南、军国主义以及欺凌文化：国家服众力、	
永不退缩以及永不示弱·····	122
第五章 奴隶之国与恶霸之乡：种族与军事化欺凌·····	129
“唯一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130

“没人在地里唱歌”	132
吉姆·克劳还活着	135
“恐怖婴儿”：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139
第六章 向着欺凌进军：军方如何在军队内外培养欺凌者	141
欺凌者的训练	144
欺凌与暴力：同时存在于军事基地以及公民生活中	149
军队与心理学范式	153
文化战争：和平运动对战军事主义者	158
第七章 欺凌教学：教育与欺凌	171
军国资本主义教学	173
男生恶霸	182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184
女生恶霸	189
校园中的心理学范式	198
第八章 无情世界：一切关乎家庭	203
前资本主义家庭	206
家庭变革：孩子挑战父母权威所导致的传统侵蚀	209
文化战争中作为战场的家庭	213
侵蚀家庭的体制力量	219
其他削弱家庭权威的力量	220
是资本主义欺凌的避难所还是其化身？	221

永远是个孩子：通过爱与溺爱来欺凌·····	224
家庭欺凌的新民主主义·····	229
第九章 反欺凌运动：欺凌国度的文化矛盾·····	241
资本主义新型矛盾·····	244
文化战争：贯彻启蒙运动和 60 年代精神的新式反主流文化， 是否能挑战权力精英恶霸和校园恶霸？·····	248
结 语 解决方案是否存在？减少欺凌行为的新思路·····	265
注 释·····	273

反思欺凌：从个人到体制

耶尔·马格拉斯自己的故事

20 世纪 60 年代时我还在上初中。一天，我坐在学校户外体育场的墙头上。我完全没有运动技巧，也知道没人愿意让我加入他们队，所以没跟大家一起玩。以前就算我想玩，每个队也会吵来吵去、互相推让——谁也不想被我拖后腿。那天，有人伸手拽住我的领带（当时公立学校要求学生打领带）。他用力拉着我的领带，另一只手顺着我领口伸进去，将一只蚂蚁放在了我后背上。我被勒得快要窒息，很快开始晕头转向，头前后直晃。又一个人问我：“你干吗呢？”我暂时恢复了神志，回答道：“没什么。”我站起身来想走到操场另一边去，然而很快不支，摔倒在地。众人哄然大笑。

第二天，我在操场上。有个男生说：“咚咚。”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在讲敲门笑话^[1]，于是回问：“谁啊？”他拿一条女人长筒袜绕

[1] 敲门笑话（Knock knock joke）：美国一种常见的谐音笑话，开头是一人先说“咚咚（Knock, knock!）”，另一人回问“是谁？（Who's there?）”，后接姓名的谐音。例：“Knock, knock!” “Who's there?” “Merry.” “Merry who?” “Merry Christmas!”——译注。当页注释为译者所加，作者注释放在书后注释部分。

过我脖子，越勒越紧，回答说：“波士顿扼杀者^[1]。”我再次倒在地上。后来我跪起身，慢慢醒转，他才放手。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场景快进到高中食堂。有人叫了我的名字，他旁边的学生也跟着开始叫：“耶尔，耶尔！”坐在旁边那排椅子上的学生也开始叫：“耶尔，耶尔！”很快，整个食堂中的学生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喊我名字。后来一连好几天，他们都如法炮制。

又一回，四个男生将我围住，每人抓住我四肢中的一肢。他们把我抬到学校楼上一扇打开的窗户旁边，像预备发射火箭炮般将我前后荡悠，嘴里数着一、二、三，然后将我身体伸出了窗外。又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巴士上，一个男生抢走我夹在腋下的书，扔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又丢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传给第三个人。我在车里来回追赶，怎么也抢不回我的书本。第二天我上车时，司机警告我：“你要是再胡闹，我就把你扔下去。”

欺凌存在的时间久到无法追溯，却仅仅在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严肃的关注。十年或二十年前，人们对欺凌问题要么大事化小，要么小事化了，觉得所谓欺凌不过是搞个笑、逗个乐，或者是成长“必须克服的”烦恼。被欺凌的人才需要硬气一些。要是他不能承受、不能还击，那他就活该被人嘲笑、被人骚扰。欺凌别人的人反而很骄傲——能做出欺凌行为，这表示他很成功、很厉害，说不定还说明他人缘很好，被大家崇拜，甚至连被欺凌的人都会崇拜他。

[1] 波士顿扼杀者(The Boston Strangler): 20世纪60年代曾轰动一时的连环杀人案。凶手对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13名单身女性进行了性侵谋杀。

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长期欺凌会造成童年创伤，其所造成的伤痕可能到成年后也难消解。越来越多的父母担心，孩子可能正在遭受校园欺凌或网络欺凌，或者正在目击操场上的欺凌。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可能会为了生存或者跻身“校园赢家”之列而欺凌别人。另一些家长甚至鼓励孩子去欺凌他人，这样孩子才能比别人强，才能融入集体。然而，还是有一些家长会告诉孩子——欺凌是一件恶劣的事。这些家长想到的可能是那几起令人发指的校园屠杀案——科伦拜校园事件^[1]、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牛顿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3]。《暴怒》¹和《欺凌社会》²等畅销书对这些事件做了记述，然而这几起案件也只是由来已久的欺凌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关于欺凌的探讨将该问题定性为个人心理问题，认为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都应寻求心理咨询或治疗来解决。³被欺凌者应该学会去沟通，去自我调节。被欺凌者可能应该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欺凌者——好像欺凌者不知道自己正在伤害别人或者目的根本不是伤害别人一样。很少有人探讨的是，是否可能存在着一股更大的社会或文化力量正在鼓励欺凌，或者说，欺凌行为是否可能是为某些体制利益服务的。不过，诚如 20 世纪知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⁴中指出的，个人的问题往往是社会的问题。如果仅对欺

[1] 科伦拜校园事件：1999 年 4 月 20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两名学生携带枪械和爆炸物进入学校，枪杀 15 人后自杀。

[2]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07 年 4 月 16 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 23 岁韩国学生枪杀 33 人后自杀。

[3] 牛顿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12 年 12 月 4 日，当地一名 20 岁青年进入康涅狄格州牛顿的桑迪胡克小学枪杀了 20 名小学生及 6 名学校员工，之后自杀。此前，他在位于牛顿的家中枪杀了自己的母亲。

凌进行心理矫正，那是绝对扭曲的。我们需要着眼于大局，社会中的关键体制与机构——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学校——是如何通力创造了欺凌环境，并成为其帮凶。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范式的转移，将如今对个人心理问题的微观研究摆在对美国公司化和军事化社会宏观研究的背景之下。

心理学框架掩盖了鼓励并强化个人欺凌的体制欺凌。欺凌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文化、经济以及军事的共同特征。美国社会的结构可以用“军国资本主义”来描述，正是这样的社会体系导致了体制欺凌与个人欺凌的产生。

欺凌的根源来自社会，而且是强势体制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反映，这一观点乍听起来很合理——毕竟，我们提到唐纳德·特朗普或新泽西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这样的政治人物时都会说他们是恶霸。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会鼓励球场上的欺凌行为以谋利，强国会欺凌弱国，诸如沃尔玛的大公司会欺凌员工，农产品巨头泰森公司或史密斯菲尔德农场公司甚至还会欺凌动物和环境，这些我们都会挂在嘴边讨论。但这些欺凌却很少在关于欺凌的学术或流行图书、文章中出现。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提出要拓宽框架，例如社会学家杰西·克莱恩（Jessie Klein）在著作《欺凌社会》⁵中将研究目标定为两性关系，然而我们接下来将要在本书中说明的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已经占领了欺凌分析的阵地。他们重点研究校园中的个人欺凌，并将其视为心理和个体层面上的问题，很少考虑欺凌问题如何反映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构架问题。即便是克莱恩，尽管在书中花了一章笔墨来讨论“欺凌式经济”，其研究仍过分集中在学生和校园暴力上。

本书中，我们的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将会阐述的内容包括：世界舞台上的霸凌国家如何运作，甚至是国家如何欺凌本国人民，以及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家如何欺凌自然环境。我们将焦点放在美国——美国是如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欺凌国家，但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欺凌国家。通观历史，不同欺凌国家一直在作威作福，但尽管如此，我们想要解释的仍是为何欺凌在美国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欺凌如何发展，以及可以怎样解决。

既然我们需要做一个范式转移，那不妨首先更加仔细地检视目前的心理学范式，并揭示其深刻的不足之处。然后，我们才会转向研究欺凌问题的另一种路线。

微观范式：微缩欺凌

听到“欺凌”二字，你会想到谁？是操场上或食堂里那个大高个儿，还是电影《回到未来》⁶中欺负矮小单薄迈克尔·J·福克斯（Michael J. Fox）的寸平头运动员？要不，就是学校里班花小集团中某个嘴很毒的班花，到处管别人叫“胖子”或者“贱人”或者“四眼”？

在你看来，欺凌的受害者又是哪种人？因为太“娘”而被嘲讽的同性恋男孩？体型比较丰满或者长得“很搞笑”的女生？要不就是沉默寡言、看起来很弱的瘦小男生？长相很“宅男”，永远当不上球队队长？

当下关于欺凌话题的书籍、媒体文章和电影中，欺凌双方的形象通常如上所述。相关文化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喜剧（其中有著名的《小

屁孩日记》⁷），将欺凌行为表现为一种笑点。凯丽·戈德曼（Carrie Goldman）曾写过一本广为人知的书，名为《被欺凌》。书中讲述了她女儿凯蒂（Katie）遭受欺凌的经历，并不怎么好笑。凯蒂因为长相和所谓“极客”的兴趣爱好⁸而遭到了残忍的嘲讽和取笑。一个名叫杰克的一年级同学叫凯蒂“肥猪”，她哭着回了家。杰克还让班里其他男生也一起叫她这个绰号，持续的嘲讽和取笑越发肆无忌惮。终于一天，凯蒂彻底崩溃，哭着告诉妈妈她再也不想上学了——欺凌就这样压垮了她。

戈德曼将女儿的遭遇写在博客上，转载量巨大。成千上万的家长留下了同情的回复，说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曾遭受过校园欺凌或网络欺凌。被欺负的孩子所犯的“罪恶”看上去简直可笑——穿的衣服很奇怪，“宅宅的”，是同性恋或者少数种族，或者身有残疾。被欺负的孩子中有不够强壮而不能进球队的男生，也有不够漂亮而不能进拉拉队的女生。

戈德曼使用“欺凌”一词来描述强壮孩子的恃强凌弱，对她女儿进行的持续性嘲讽、威胁、恐吓、侮辱或殴打行为。她认为，所有留言给她的家长都有被欺凌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是同性恋、一般宅、理科宅或任何经常受到欺凌的人群，他们都为这种创伤性的虐待行为所影响。这一定义与心理学范式对于欺凌的广义定义是一致的：强大或强壮的未成年人对弱小的未成年人进行重复性的情感、口头或身体打击。关于如何定义欺凌，我们稍后会再细说。

从戈德曼的故事可以看出，大众对于胖子、理科宅、同性恋、宅男/女、娘炮、“丑逼”、“奇葩”的形象定位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这些称号的背后是现实生活中遭到欺凌的成千上万孩子，在欺凌这出

剧中往往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然而，这些受害者也仅是欺凌世界的一个层面——目前关于欺凌的思考只提到这些人群，这其实标志着一种严重的思维受限。

心理学范式仅着重分析校园欺凌和因此而受害的未成年人。该范式的先决假设，也是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假设，就是欺凌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欺凌者是一个人，被欺凌的也只是个体。

此外，心理学范式还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限定为同一类人：儿童或少年。对这些人来说，欺凌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尤其对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强调欺凌对象是年轻人，这是当前欺凌范式中的第二个维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欺凌世界里挤满了孩子，而成年人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家长、辅导员和老师，但却并不是欺凌现象中的直接行为人。成年人极少会被拉出来，被称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我们稍后将会指出，如上所述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欺凌行为并不仅是个人行为，欺凌所波及的范围也不止是未成年人。这样的假设是在掩盖成人世界中的欺凌，事实上，成人世界可谓是欺凌行为的大型斗兽场，而且是一手打造了未成年人欺凌世界的元凶。

如果我们认定欺凌是未成年人之间的个人行为，就马上进入了微观范式中的第三个隐藏假设：问题基本存在于个人心理中。关于欺凌的学术研究，不断赘述被欺凌人群的性格、精神健康以及心理问题⁹，而且常常重点剖析未成年人心理，而忽视成人的心理与行为，好像人长大了就会对欺凌自然免疫一样。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我们将在整本书中对此做详细分析。但不管怎么说，将视角集中在未成年人身上的确很方便掩盖一个人们不愿正视的真相——学校中

的欺凌，正是儿童目睹了成人社会中每天发生的事情后进行的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停留在心理学范式中，就很难进行体制和政治层面的分析，很难揭露成人社会及其领导体制的残酷现实。仅有一些研究提到了学校的运作模式、学校应如何干预和化解问题，算是稍微朝着这个方向走了几步。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范式将对欺凌的探讨限定在了如何进行治疗的框架之内。如果这样想，成年人（尤其是父母、经过培训的咨询师以及心理医生）会慢慢学着将欺凌视为一种与心灵、团体心理学以及大脑生理学本身有关的现象，主流讨论会落入专业心理学家和精神学家划定的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对欺凌的分析围绕的中心会是心理障碍，而治疗主要会由精神科医生和咨询师来进行，由教师和父母来进行辅助。

这就是我们需要突破主流范式的又一个原因——精神病学疗法自认为是一种科学，但越来越多人质疑这个职业本身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性，更质疑其诊断与药物。¹⁰ 精神学科成功地为青少年们创造了一个医学化的世界，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活在了药物或治疗中。但其是否能解决欺凌问题，或者说整套方法对青少年是否有好处，即便乐观地说也是存疑的，这种治疗造成的伤害经常大于益处。我们将会具体论述，用精神疗法去治疗欺凌，一个显而易见的坏处就是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不去关注欺凌的真正成因。心理学范式中一个常见的社会和政治假设是——欺凌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误解，或者说双方没有好好沟通。如果技术宅、一般宅、长得不好看的孩子、同性恋或者少数民族的孩子能跟体育好的学生、人缘好的学生、性格刻薄的女生好好团结起来，大家就能彼此之间互相欣赏，就再也不会

欺凌了。然而，如果某些个人或团体欺负别人是为了巩固利益以及拉大强弱实力之间的差距呢？如果这其中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社会分歧呢？伍迪·艾伦（Woody Allen）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或者说冲突背景的孩子们如果被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幸在不同教派夏令营待了两个礼拜，于是被各种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孩子狂揍了两个礼拜。”¹¹

心理学范式使我们对大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而这一点对我们的观点至关重要——尽管欺凌的确可以反映或导致心理上的障碍，欺凌本身却是由于更广泛社会的主流体制和文化观而产生的。不可否认，个体欺凌有其心理学层面，也可能导致深刻且持续的感情瘢痕。几乎所有形式的欺凌都与这种创伤有关——我们绝对无意弱化这一层意味。我们都被欺凌过，深知欺凌的心理诅咒会给人留下毕生阴影，事实上，这种阴影还常常比人所想象的要深。但目前的心理学范式有严重局限性，因为其不包含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分析，不足以理解甚至发现这样的结论：是我们社会中最强大机构的核心价值观滋生了大量的欺凌行为，并予以助长。

对于因“欺凌”而拿起这本书的读者来说，我们对公司和军队这些社会机构的探讨可能显得奇怪。前面已经说过，生活中我们的确会随口说一些政客或者公司“欺负人”，但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渐渐学会了将欺凌视为个体问题，而忘记了其背后的体制或社会背景。只要一说“欺凌”这两个字，你想到的总是学校里的恶霸男生或者恶毒女生。我们不知不觉间吸收了这样一种观点——欺凌现象跟我们的经济、政治或军队组织没多大关系。事实上，在进行分析时，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抓准主题。很多读者一定觉得我们离题太远，

觉得我们是在转移注意力让人们不要去关注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学校，我们可能是别有用心、另有图谋。

然而请记住，当前研究以青少年之间的欺凌为主题，我们绝不否认其重要性。我们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孩子们之间互相欺凌的现象，就应该拓宽看问题的角度，思考目前欺凌研究中没有提及的问题，深入这公司化、军事化社会的腹地，进行观察。

社会上，一种“架构式欺凌”已经被写入了顶层机构的DNA，大公司和军队都是如此。这是一种不同意义的、更大规模的欺凌，但我们将要表述的是，这种欺凌同样具有校园欺凌中滥用权力的许多特征，同时也是当前校园如此混乱的核心成因。

然而，尽管大型机构和体制是成人和青少年欺凌世界的帮凶，却从没成为精神学家研究的对象。精神学家所受的训练就是，不要去分析社会中的体制和经济组成。精神学家通常只会帮家长们“调整”，却鲜少思考过这社会究竟是否“值得”让你我去调整。¹²“社会”这东西，经常被视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然或天生存在物。精神学家上课时学到的是，相比于内在心理机制和大脑生理障碍来说，社会力量是一种干扰。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强调的是心理动力学、精神疾病这一类的东西。正因为此，大型企业和军队在海内外搞欺凌行径，成年人在工作场所和家里欺负别人，他们就视而不见。而工作场所和家庭驱使着大部分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发生，反过来也渗透进了公司、军队以及针对动物和环境的暴力行为。

精神学家统治着对欺凌的学术研究，这一情况不仅涉嫌不作为犯罪，也涉嫌作为犯罪——是他们让我们忽视了影响更大的社会力量，否认了社会力量的主要作用。正因为心理学范式占有主导地位，所以